

我的白日夢

● 劉志琴

這是一件順理成章的事，然而辦起來卻難、難、難於上青天，因為這是千難萬難中最難的事——分房子。這是最令人煩惱的愁結，為了爭得自己的住房，發瘋、動刀、淚流滿面的已不鮮見，有的可能為之奮鬥終身而一無所獲。尋找棲身的住所，這是連動物也有的生存本能，卻會成為最心酸的話題，豈不奇怪？不，只要你生活在這裏，面臨這樣一個嚴峻的事實，莫不有強烈的共鳴。怪不得人們在說，人生有三大奮鬥目標：房子、兒子和票子，其中以房子為第一。有時找房子比找對象還要難，這真是可悲、無奈。杜甫〈茅屋為秋風所破歌〉，就曾以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作為夢想，反映了書生的衷心願望。一千多年過去了，然而一介寒士對住房的憂心依然如故。

你若要了解當今著名學者的住房，那就看一看他們的書房吧！要知道書籍對學者來說，是資源、是飯碗、是第二生命，在一室之中，最好的位置幾乎都讓位給默默竦立的書櫥和書案。誰又能想到著名歷史學家楊向奎白天在書房也要開燈，這不是因為沒有窗戶，而是在窗戶外面加建了一間小書庫，使光透不進來。不是房屋把書擠得無處可放，而是書把人擠得很無奈。

上海著名的「劉季來班主任獎教金」的命名者劉季來，執教一輩子，也是一校之長，晚年得到他的學生港商崔伯強先生的支持成立基金會，資

助他夢寐以求的獎教活動以振興教育，可謂作出了突出的貢獻。然而人們知道他的住房麼？這位退休的老教師，一家五口，老少三代，仍然擠在一間屋內，數十年來，他只能躬身彎腰棲息在屋中架屋的閣樓上。看着他日漸老邁的身軀，顫悠悠地爬上扶梯，沉重地端坐在地鋪上，自言自語地訴說着他最大的夢想，就是有一張真正屬於自己的牀，真令人潸然淚下。著名演員張光北在《中國廣播影視》上著文說：「十多年來，我從畢業進廠的單身漢到如今結婚生子已奔中年，房子問題一直困擾着我。我懷揣十幾份住房申請報告，來到我所在的北京電影製片廠，在演員劇團團部，我遇到了電影《歸心似箭》中的硬漢子——趙爾康。眼前的趙大哥已經失去了往日銀幕上堅韌不拔、一往無前的風采，正呆呆坐在那裏，等待着領導的到來。我問：『趙大哥近日可好？』此老哥低聲答道：『好甚麼好，都快退休了，房子還沒分到。』他一家還住在漏風漏雨的小平房裏。」又說：「如今的北影演員劇團，辦公室不能稱做辦公室，會議室不能稱做會議室。藝術的探討聲和影人們嘹亮的歌聲及孩子的哭叫聲已經融進那滾滾的炊煙中，飄蕩在這座被稱為亞洲第一電影製片廠的聖殿裏，許多演員老大歲數了也不敢要孩子，怕多了人丁，沒地方來調教。有的演員身居北京，你卻找不到他的蹤影，那是因為

沒固定居所，必須身背行囊滿城跑；還有的演員上月住城西，這個月住城南，那是因為房主太惡，房價猛漲。」因此他奮筆疾書：「演員獨白，我想有個家！」聽聽這些苦衷，又有誰能不怦然心動！

有一定知名度的文化人尚且如此，小小老百姓的情況就不難想像。家鄉鎮江有一名化工油漆廠工人劉某，一輩子與危害人體最烈的苯打交道，幹這種活可以說是用生命投入生產。看到他日漸消瘦，臉色發青，動作遲鈍，神情發木，日復一日，已近二十多年了，損害了多少壽命才換得四百元的工資，過着聊以溫飽的生活，住房對他似乎是一種奢侈。他的所謂住所，只不過是一個堆着人和物的庇藏地。天上下雨，屋內流水，室外刮風，屋內透涼，搖搖欲墜的屋頂匍伏在一根鐵管上，那還是他在柱子傾斜不堪重負後撿來的。這也算住房麼？中國最能吃苦耐勞的工人，竟然窮到足下無立錐之地。尤其讓人心驚的是房管所的通令：「這是危房，屋倒了，傷了人，自己負責。」向那裏搬？房管所說：「你是有單位的，找你單位去。」單位呢？廠長說：「我們是虧損單位，連發工資都困難，哪有錢解決你的住房。」方方面面都言之有理，最後還是落在一籌莫展的困難戶身上。一家人蜷縮在這樣一間破屋內，風吹屋動，顛顛悠悠。不住吧，不能遮風雨；住吧，遇有風雨又怕房屋倒塌。看到這景象，不由想到一句古話：「民以居為安」，這真是至理名言。

多少世紀過去了，這句話逐漸被人淡忘。高樓大廈的鱗次櫛比，一派現代化都市的風貌，然而，仍有多少人還在破屋危房中聊以卒歲，即使是知識份子也不例外。當我為爭一隅住地而不得的時候，種種氣惱、不平和憤慨湧動着一個至高的念頭：我要是

有錢，一定要蓋一大批房子，給盼房盼得望眼欲穿的同胞一席棲身之地，那該是多麼痛快呀！然而我能有錢麼？錢又從哪裏來？靠撿錢發財是不行的，撿了不交，不當得利，與偷無異，為世人所不齒。下海經商是發財的捷徑，然而有這能力麼？對一個不識人間煙火的書生，面對洶湧的商潮，真是千頭萬緒不知從何開張，何況還不時傳來文人下海滅頂的消息。不得已，一個無權無勢、無計生財的寒士，所能擁有的就是夢，有夢就有盼頭和慰藉。因此又常常自造意外之喜：中了六合彩頭獎；海外飛來一大筆遺產；或是兒女經營得法發了大財，願意拿出一大筆錢由我策劃安居工程。這真是發財夢、憂屋夢，都是，又都不是。這是發生在一個有理智、有教養的高級知識份子心中的白日夢！說白日，因為是在光天化日之下的沉思遐想，清清楚楚的意識流動；說是夢，因為那只是一己的妄想，不着邊際，荒誕無稽。然而，唯有這清醒而又荒唐的夢，才能撫慰那為己、為人、為同胞的憂思。或許，我也為市場潮流所撼動，做起了發財夢，不知這是可悲還是可笑？

寫到這裏，那種未能分到房子的憤慨在不知不覺中消散了，好像靈光一閃，通體透明。可不是，房子本是客觀存在，不是你住，就是他住，同是天涯盼房人，誰住不也一樣，更何況政府主持的安居工程已在逐步實施，這輩子挨不上，下一代也能等得到。在天地之間，這一上一下猶如白駒過隙。原來禪理對我是如此重要，雖然我從不信佛，也不免自言自語地唸道：阿彌陀佛！

劉志琴 1960年畢業於上海復旦大學歷史系，現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研究員。